

## 韩国当代文坛双姝:

## 自我表达 与罗曼史想象

具景美《我爱劳劳》

徐丽红

浏览近两年韩国文学概况,我的脑海里还是会不经意地浮现出具景美和她的《我爱劳劳》。去年火遍韩国的《82年生的金智英》,引爆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忧虑,主人公金智英从出生到上大学,从工作到辞职做全职妈妈,每个人生阶段似乎都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按照当代社会成功学的标准来看,大部分的韩国女性似乎都无可奈何地沦为了“loser”。这样的描写和反思也是年轻女作家不同于前辈女作家的地方,像申京淑、殷熙耕、李惠京、金仁淑等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女作家,更多地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现在步入中年的女作家似乎面临着更多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压力,终于由女作家赵南柱捅破了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借着虚构人物金智英的酒杯抒发当代女性的心中块垒。在当代韩国女作家群体中,具景美也善于描写社会问题,并以独到的观察和笔法赢得了读者的赞誉。

2009年,我应韩国文学翻译院之邀,前往韩国做学术访问。那是去庆尚北道尚州市旅行的途中,韩国著名作家成硕济指着田间路边的几位妇女,告诉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家们,说这几位是嫁到韩国的越南媳妇。当时,我的心里就感到好奇又疑惑,她们是怎么来到韩国的呢?她们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她们在异国他乡过得开心吗?没想到回国不久,具景美就出版了描写这个题材的长篇力作。读完之后,我感觉这是难得的佳作,值得介绍给国内读者。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具景美是个陌生的名字,其实她早已蜚声韩国文坛,出版了很多优秀作品。具景美毕业于庆南大学国语国文系,24岁那年凭借短篇小说《记忆阑珊》入选《京乡新闻》新春文艺,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游戏的人》《杀死懒惰》《看見异乡人》《波澜万丈的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对不起,本杰明》《奇异鸟在飞翔》《我们的自吹共和国》。相对于侧重于技巧求新的同龄作家,具景美的写作



是无路可走的两个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具景美的描写客观冷静,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阿美的心理过程,试图给她以安慰。事实上,对于通过跨国婚姻移入韩国社会的外国女性而言,这样的生活带有天然的缺陷,现实人生恐怕也不会比虚构的阿美幸福。爱情需要同等主体之间能动的交流,移民女性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我爱劳劳》直面社会痛点,勇敢揭示了爱情被还原为资本逻辑的残酷现实,尤为可贵。

《我爱劳劳》出版后,赢得了媒体和读者的广泛赞誉。《首尔新闻》说:“具景美的最新长篇小说《我爱劳劳》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了这片土地上丧失存在感的家长们的现实处境。”《韩国日报》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这部小说在内容上接近于完美的悲剧,读来却并不是特别沉重,原因就在于具景美杰出的文学才华。她在小说当中随处设置了很多才华横溢的表达。”

其实,无论是黑色幽默还是才华横溢,最重要的还是作家流露出的悲悯情怀。具景美在“作家的话”中借用米歇尔·图尼埃的话说:“背影不会说谎”,那么,千千万万的阿美是不是甩给外表繁华的韩国社会的背影呢?她们又诉说着怎样的真实呢?

有着独特的厚重感。她关注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善于发掘不为人们重视的题材,刻画小人物丧失生活目的后无力的日常生活。

《我爱劳劳》的主人公也是韩国社会中的“loser”。这部作品通过老挝女性阿美到韩国结婚的故事,探讨了韩国社会的移民女性问题和跨国婚姻问题。主人公是韩国企业派驻老挝的工作人员,偶然认识了老挝女人阿美,便介绍给自己的小舅子。两个人相识一个月便闪电式结婚,阿美发现婚后生活完全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感到非常失望。两口子吵架之后,渴望得到安慰的阿美找到主人公,两人喝酒聊天,回忆在老挝的生活,结果发生了不伦之情,于是



具景美



金爱烂

##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薛舟

金爱烂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按照国内通行的说法,她应该算是“80后”作家了。2002年,年仅22岁的金爱烂凭借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荣获首届大山文学奖,正式亮相韩国文坛。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相继斩获《韩国日报》文学奖、今日年轻艺术家奖、申东晔创作奖、李孝石文学奖、金裕贞文学奖、年轻作家奖、韩皮淑文学奖等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2013年,金爱烂凭借中篇小说《沉默的未来》获得最具权威的李箱文学奖,宣告自己跻身于韩国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行列,并且也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作家。

作为“80后”的年轻作家,金爱烂却不是那种离经叛道的类型,而是顺从地从前辈作家手中接过世态小说的接力棒,凭借细腻真实的描写,刻画出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和喜怒哀乐,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当代韩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低姿态,让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至于每有新作问世,辄有洛阳纸贵的热烈反响。

至于金爱烂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作品主人公的力量。尽管他们都艰难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却又自信满满,从来不失笑容和希望。那些未成年或20岁出头的年轻主人公们之所以没在纷繁的生活面前屈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丧失对自我存在的肯定。金爱烂表达“对自我存在的肯定”的独特方式就是对家庭罗曼史的想象。



正因为有了这种想象,他们才不会丧失对自己出生和生长在这个世界上的肯定。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出生?不经意?偶然?《爸爸,快跑》中的少女主人公的确是不经意、偶然地降生世。尽管如此,她还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说得过去的意义。这种令人怜惜,同时又很了不起的想象非常强大,就连《我的忘世人生》中患有不治之症的17岁少年也把自己的孕育和出生瞬间描绘得非常美丽。这样的主人公给予读者以强大的榜样力量,让人面对困难也变得强大。

《你的夏天还好吗?》是金爱烂的第三部小说集,出版于2012年。这时的作

家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文学想象力和现实感受力已经与初入文坛时不可同日而语。简单地说就是“更现实”,自然也就更无奈。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国经济增长乏力,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2.6%,少年人及老龄化现象突出,夹在中间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寻求更稳定工作以应对未来的心灵非常普遍。社会现实反映到金爱烂的文学世界里,那就是从前的肯定的想象力,充满希望的前景似乎消失了。比如《水中的歌利亚》的主人公对前途和命运的迷惘,比如《三十岁》中的少女,曾经的笑容和希望在现实壁垒之前轰然坍塌,逐渐走向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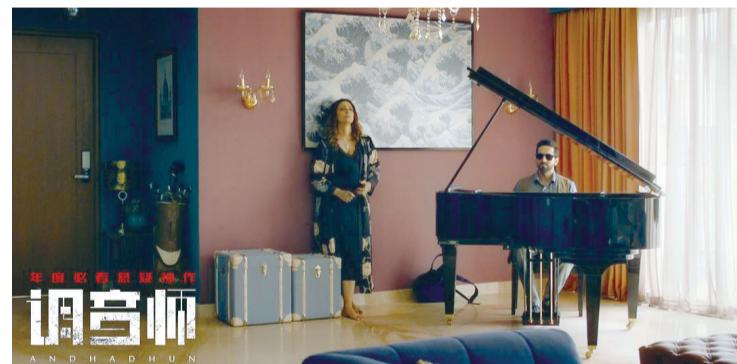
当然,金爱烂并没有轻易放弃希望的绳索。《那里是夜,这里有歌》的主人公本来生活就不如意,再加上妻子拖欠的住院费,于是被逼上了绝路。从已故妻子留下的录音带里传出了中国话,“我的座位在哪儿?”这句话代表了他面临的绝望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可以看作是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寻找渺茫希望的艰苦奋斗的记录。

稍微遗憾的是,金爱烂在推出长篇《我的忘世人生》之后,忙于结婚生子,文学创作上似有疏忽之嫌。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所以才会创造出这样的文学世界。我们只能祝福她的生活,同时期待她的新作早日问世。

## 印度电影《调音师》:

## 让观众参与到电影叙事的架构中来

□许莹



《调音师》电影海报

改编自2011年法国短片《调音师》的同名印度电影与此前国内引进的众多印度现实题材影片不同,没有了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冗长段落,女性角色也不再以一副头戴面纱、忍气吞声的形象示人,甚至片中还大反差地塑造了一个无奈构成连环杀人案的蛇蝎美女人角色。

该片延续了此前法国短片中假装盲人的钢琴调音师目击一桩谋杀案的核心创意点,以黑色幽默的类型片手法将印度隐秘于地下的非法器官交易市场和盘托出。表面上看,影片的元叙事是通过调音师阿卡什在目睹西米伙同警察局局长杀害丈夫、西米将邻居老妇人推下楼后无奈选择“心盲”,最终被西米下药导致“真盲”的故事,传达出介于情与法之间的道德规训意义,实则又对看似已能自圆其说的故事原委全部推翻,表现出后现代对元叙事的诸多不信任,道德审判和价值判断被无限延迟。在影片看似温暖轻松的结尾,阿卡什和苏菲分别时生气地用盲杖打飞了易拉罐,这一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无尽遐想,阿卡什视力的恢复便意味着回忆的虚假,揭开伪善的面具,或许故事的结尾本应是阿卡什重见光明是因为他移植了西米的眼角膜,能来伦敦演出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因为他贩卖了西米的肾脏。观众根据主体阐释经验参与到电影叙事的架构中来,他们不再只是柏拉图“洞穴”寓言下一群背对篝火盯住墙上投影的桎梏囚徒,而是作为游戏的一员,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电影《调音师》叙事中的“不稳定性”因素。

当代新修辞学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认为,不稳定性是故事内部的一种不稳定环境。片中不稳定性来源于三个地方:第一,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之间。阿卡什在装盲阶段时刻面临着被他人拆穿真正的危险,他需要骗过女友苏菲的眼睛,可是当二人关系熟络到可以带苏菲踏入房间时,屋内日常悬挂的照片、梳妆的镜子成为男主人公不合时宜的多余。他需要应对邻居男孩的百般刁难,尽管他识别了小男孩用绳子企图绊倒他的雕虫小技,却同样被男孩举着竹竿用手机偷录下熟练动作的视频证据。他需要让西米相信自己全然看不清凶杀案现场,鬼脸面具虽然没有让他原形毕露,可是指尖的琴音无不流露出内心

的恐惧;第二,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与他的世界之中。盲人身份为阿卡什赢得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也为他博得了外界对他与生俱来音乐天赋的交口称赞,人物的特殊身份直接反映着社会认同;第三,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物之内。主体身份的转变为揭露人性的复杂程度做嫁衣,结婚纪念日当天带着惊喜的好男人普拉默却意外发现妻子出轨并被杀害,结发妻子成为谋杀亲夫的蛇蝎美人,警察局局长成为婚外出轨、掩盖罪证的杀人凶手,局长夫人曼诺拉出谋划策追查案件真相却险些将丈夫推向万劫不复之地,盲人阿卡什成为惟一看到凶杀真相的目击证人,卖彩票、拉摩的的救人夫妇成为非法倒卖人体器官的受益者,答应帮阿卡什复明的医生却想要摘掉阿卡什的肾脏……贯穿始终的不稳定性因素构成了全片多达50余次的翻转与档次鳞比的悬念,在剧作设置猎人射杀盲人开头与结尾相呼应的环形叙事中,这些不可预测的陡然变化让观众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猜到真正的结局。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来杯咖啡吗?”这句话在全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的开端,第二次是阿卡什在异国偶遇苏菲,向其展开叙述之前。即便没有结尾打飞的易拉罐,阿卡什作为参与故事进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叙述中也显然包含着大量的不可靠叙述——一个盲人如何看到兔子被猎杀,并终生拄着兔头拐棍以纪念?

这种有别于全知视角的叙述充分调动起观众的主体意识,形成了不同维度的读者观念:1、理想的叙述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与片中倾听对象苏菲不谋而合,轻易相信事物表面却缺乏探究本质的耐心;2、作者的读者。他们是导演心目中的理想观众,能够对故事中人物和

## 动态

## 埃及《文学报》推出熊育群专辑

3月31日,埃及久负盛名的《文学报》“文学新闻”封面人物推出中国作家熊育群专辑,7个版的专辑以“接近熊育群”为题,向阿拉伯读者介绍熊育群作为作家与生活中的“两张脸”。埃及汉学家、翻译家Mira Ahmed开篇写道,他就像一位心理专家,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喜欢在精神世界遨游,脑海中有着无尽的思想;他的写作带着读者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心游万仞,寻找着源头与根,忘记了匆忙的日子。他具有独特的诗歌经验,诗歌就是他的人

生之路。专辑内容包括一篇访谈、莫言的评论、熊育群谈散文,以及他的散文《哀伤的瞬间》和诗歌《那个词语》等。这一切有助于读者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个作家。

Mira Ahmed对熊育群小说、散文和诗歌写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她正在翻译熊育群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她从诗中发现了爱情新的意义。这是她决定在埃及翻译出版这部诗集的重要原因。

(米拉)

## 《塞纳河边的旧书店》举办读者分享会

3月21日,在三里屯老书虫书店,美国畅销书作家利亚姆·卡拉南带着他的新作《塞纳河边的旧书店》和读者见面。

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莉亚的丈夫,小说家罗伯特,在一个平常的早上突然失踪,尽管警方怀疑他可能已经丧生于附近的一个湖泊,但是莉亚的两个女儿坚信他仍然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随后,莉亚无意中发现罗伯特留下的半部手稿,书里讲述了一个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的故事,于是,循着丈夫留下的纸条线索,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巴黎,跟随线索找到一家生意萧条的旧书店。机缘巧合之下,莉亚盘下书店,循着定情之作《麦德兰》《红气球》等描绘巴黎的经典之作的文学路线,在巴黎街头四处寻觅,开启了一场内心的疗愈与

(丛子钰)



韩国电影《阳光姐妹淘》(2011)剧照

世界文坛